

自由批判社

第一卷 第二期

旬刊

論和平的可能

中國當前之文化教育

鄉土社會（下）

張中府
劉慎謗
瑞斐德

都門烽火的舉國戰局

【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華北決戰在今朝

【天津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鄭洞國被俘記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山西政局的過去與將來

【太原通信】

沙 謂

重慶市參會的「請願風波」

【重慶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華西塘上的氣息

【成都通信】

孫 惠

敵斥關於我們的流言

編者



自由批判社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二十日

論和平的可能

· 張仲芳

不論和平，一時可能不可能，但凡多少還有點兒所謂良心的人，都不贊成戰爭。一般人的心裏都願意和平。這個戰爭，不管叫它內戰，還是叫它抗戰，或者說它是抗戰的延長，總也非尋常的內戰——這個戰爭，最後也許對人民有利。兩邊既然都有此意，但是一般人民，除了受過訓誡，却看不到這個。在一般人民心裏，機會所說的，總之是顯得狀態危險，和平決勝兒虞。

因此，現在呼籲和平，只不過代人民立言。只是理當如此，情當如此。

總來是總得要聯繫時間，更不會想到誘導誰投降。所謂和平，如以為就等於說是總得要聯繫時間，那也是一個太大的災禍的誤會。在這個燒燬堅迫的世界和千百萬百姓頭上，那就因為必會受盡誤會。在這個燒燬堅迫的世界之下，人的神經脆弱得很，很容易神經過敏，很容易發生誤會。這都充分可以解釋。還有，唯物斷裂法或辯證唯物論，還應普遍流行，家喻戶曉，並進。許多人都希望選舉，選舉地，還是幹淨地，還是骯髒地，還是骯髒地，很少會就事論事，而不向事情本身外找背景，搖動機，按作用。又加以知其一不知其二，知一二而不知十，舉一隅並不能以三隅反。更不能學孔子的語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但我常說的看事要活，要周，要實在，要有理性；不但我所謂五觀：如實觀，面面觀，平等觀，發展觀，關係觀，都并不容易。可是我所謂四平：平情觀事，平實主張，和平前進，平美發揚，其實和千百萬百姓頭上，也就很少人能作得到。門戶威見，封禁橫濱，帝國主義的奴性，從來不在作祟。黨義才，學生議會，否然甚易。遇事，專關聯繫，所以，我原因，（即緣因），是對的。怕的是文學地，甚至詩學地，向書外去找。那就很容易歸生莫名其妙的誤會，猜疑。

不過，誠會發誓要會，倘時機許容，打擊誰管打擊；站在人民立場，還是百姓頭上，甚麼威脅威嚇，甚麼威脅威嚇，各現在乎頭和平，至少在原則上，我竟還是有可能而無一毫，譬如我前文所說之「呼籲和平」——讀書本來是。

房子和平，我的本意就在呼籲。我並非單算，第一步驟也只能呼籲。可是

實現。這就更難了。和平的具體辦法，其實談不得。一樣，那就不但有人博然，必且有人譴責。事實上，實現和平的大原則，我早已說過。那就是民主，必先民主了，然後才能和平。我希冀這一點，不要隱避。如果有過誤的習慣，對一個名詞，總要究其含義，總要看它的邏輯字眼無誤後必然結論。承認它為前提，或承認它的前提，也要承認其後果。這就是我嘗說的有風有委。這也可說就是孔子正名的意義。現在既然說民主，那就真真正主權在民，確使人民對國家有國會權。國事，尤其今日的國事，應該完全交給國人負責，國人說怎麼辦就怎麼辦。假使國能如此，和平也就不難。而且，事實上，原則上，真正和平的實現，也必需要在經過一個什麼過程那樣子才以後。

前些日子，我本已想到，要和平有三個階段，或三個步驟。第一階段就是呼籲。造成空氣，造成輿論，造成運動。現在可說還只在這個階段。到的都談不上。我這才急地想著辦法，我本來要避諱內，而用客的「國會有選舉」，是數理邏輯。這種邏輯，照羅素說，乃在陳示型式（形式立法儀）。一切皆共同，不尚空氣物（），我現可謂「事理的可能與要」。這就是「羅素會盡力首次寫解決哲學問題所必需，而二十五年來也恰似發達的新邏輯。如羅素說，這邏輯加思想以桎梏，新邏輯則以寬。如果本著這種邏輯，來看今日實現和平的可能途徑，那就如不論可能多少，總僅約有五個。一是內攻復辟，二是軍閥和談，三是內力壓迫，四是民族滅亡（如滿清滅，也可叫它作滅）。這之這類稱謂，並無什麼好處。革命黨，清命黨，派系，派系，也叫革命黨。也叫革命黨，五是共打場國，分弱求和，這五類不管多少來說的也叫革命黨。第一個，在現在顯然並無可能，也就是可能等於零。第二個也同樣地不可靠。誰能問盜匪談和？就算三個所謂它力又有兩種，一是外力即國際的力量，二是人民。外力主要就是美蘇，美蘇自己還不認識，怎能聯合來管中國事？羅素本質又認為無此力量，國際常例也不許。至于人民自己，猶是一樁微渺，起愛生感，當然也無力量，所以說，我竟因，（即緣因），是對的。怕的是文學地，甚至詩學地，向書外去找。那就很容易歸生莫名其妙的誤會，猜疑。

也許有人說了：「嘛什麼和平，這還不是繼續它們窮追撲殺？」對於這種問話，我很容易答復。今日兩說和平（不是和談）

據報。空氣未恢復，運動未出現，人憂懼無力，又不許過問，不曉得它們兩邊挾持，又能怎樣？

正過來說：要擺實現和龜，只有呼籲和平，造成和平空氣，形成和平運動。假使地盤分南北東西，人與分男女老少，個個人都不願意打，看誰能變成？可惜地盤說得對，而其實空氣又是幻想！

請看當初，空氣全歸自殺系。

再從另一方面，他老人家觀察地來看。哪方面既無停打的可能，延長一天，多打一天，別的不說，也許未嘗不多一天洗駁之功。雖然計的也要賠牲，但大報官之譖有一半是接的淘汰。就這方面說，我也可以回頭來翻一翻，說人民：我們還是忍耐好了。難怪，非所願也。我越相信，著長，則逐漸滿意，司機，並不必盡繼承非全寧無，玉石俱焚的辦法。

它文在那裡發聲之前，抗聲喊道。說完了也歡呼罷了。但因又怕說得過火，說除了那樣以外，心坎麼麼也許還有極端和平的螢火。後來還是和藹的觸着唇。至于車站上睡著的不知為什麼的迷醉者，心裏在想什麼，那就更沒法說起。在我自己，我是直到在才曉得，對于我來說「呼喊和平」，外間還在譁論紛紛。可惜我一直直接聽到的不多。聲音有些些人，雖是說着有些人，雖是說着和平，到底還非本小類的是我們的出路」這句。這句話並不是別的態度，當然可取。不過，在我自己，我却自信，我的見解是一貫的「呼喊和平」不遠的是「弟兄們的出路」在呼喊運動的必然結果。事實上也許不待我說，已經有人因「呼喊和平」而把「我們的出路」也拋棄了，至少誰已以為「倒裝」！

有一篇也遠流傳的《上海出版的小周刊上登有一篇文章，大概是一個青年記者的通訊，判決我身上有「醜惡自私」的病徵。我自己省的結果，我願意公佈出來，自己坦白，這大概是有一點誤解。因此，我願意謝謝這位記者的有啟發作用的指摘。可是我自省，我的這般病徵也未必比往日判多了許多。就是這位青年（「」記者，我恐怕他未免好意地指出他的自己的姓名與職業）說：「我布出來。至于我的『隱藏著私心』，竟真到了怎樣程度，我相信，至少現在北平華北兩院會參議會與衆位良師可以知道。我爲了『自由批判』撰文，已成了我一個洗不掉的綽名。我本半已接觸過讀書報告，我也應該進一步的時期。但是我却始終敵不了『與人爲善』的老毛執。自信單就坦白，被悔誠懺，厲害無它，從不知道所謂愛憎羽毛，也不知道所謂入出存取。甚至不知道消防未然，不處處離開。抗戰勝利後，我重又到新華公開講演，任何報紙雜誌，我敢作文章，准許我說我所聽說的，我聽說的，我那時想說，願意說。這個原則，是我在新華日報上，並非只對我的獨立編輯主張，後來小書裏。當年在廣西經營不斷地寫着新華日報作文章的，說

你可說是『死心塌地』為中共工作。今日在北平在中共共謀的會議上「大幹特寫」其文章，顯然一派難，當然可說是『死心塌地』在爲中共工作了！」只可惜胡明知道新華社是人公謂其作用，我却至今還不知道。『自由批判』與軍報有什麼關係。至所謂其作用，我既非所謂所謂內閣裏的人，我自然無從知道！『那番通話中稱道匪軍所謂內閣，我其實个不知其究竟指的什麼，不知其指的是中共人，還是少數民盜分子，還是私慾的人，我自然難以知道。』我說：『這些年來，黨裏把中國人民受害了。（當時的是我位有階級幹部的朋友都說他玩兒政治，不抬這頭『臉』）』「北平有的『哲學家』也許會自鳴得意地說是玩兒政治，我說：『我不但不知道『搞』，更不會『玩兒』。我自省，『獵頭鷹尾』是一個教書匠，但也許她一個大匠。同時不能舉出什麼意思，我雖可以說是一個學者或學人。但將來也許會說我是一個哲家（不是哲學家）。說我十足的書生，我十足地地圖案接受。不論當時，我確承認，古語說的『不失學生本色』是句話。我還說我是一個不知世故的書生，那也得要。我不大識也說得『點兒』，就令我這個人，有些朋友，都曉得。可是，我却曉得，這個世界或國家，已經被各式各樣的不誠實的人，或非書生的人，弄得本不成樣子了，這跟萬物死了。世人們，尤其對糊塗的世人們，更尤其迷途的世人們，我告白了。還說你們，還走天國『點兒』，就令天眞會被人騙——假使世界或國家被蒙蔽，故太深的人搞，那是永遠也小會搞得好的！而且人不但不可太世故了，就是太政治了，也太可怕！

重設一句，假使不讀書或反讀書的人，真能能够世界或國家弄得好好的，雖然也試用不影響生多事。

兩側拜拜以至一個月以來，情形因爲人有不同，但我却依然相處，在原則上，呼籲和平無一非害有是。而且相信，武勢已經變爲和平益無害。我不明白，爲什麼兩派起不可以說，是爲和平而戰，是爲真正的和平而戰，是爲希朂和平的呼籲而戰；有人承認了過去曾有長期爭取和平。但誰不必相同的方式聚在一起，共同努力？似乎蘇聯要在作戰嗎？也是像爾和平，倘人爲什麼不可以如此？例如作戰曲盡和平，這個人也正是一個人所謂韓諭諭的建立統一，或相反相成。

中國當前之文化教育

劉懷義

愚舊爲立國之本，謂無本不立，本立而道生；惟宜生本年在招待北平研完院時，術皆申明學術之重要性，人無精神不生，國無精神則亡。是皆申明學術之重要性，人無所以以繼承者，日國滅亡，非精神，萬物皆滅。是莫要可謂言，如是文教人員，呼籲生活困難，非文教機關，誰能解救？蓋當時，余謂國家處此局面，公私之貧困，自誠有其必然，而未足令風氣，吾人之所以上深切願懇者，猶有關於教育制度者數端，敢以譏諷，

一、學術界之不孕性

二、大學師資之缺乏

二、大學師資之檢定

大學師資之養成，昔頗弱又混亂，而教授之進身既以各校自訂聘任制有
過甚，查核職位之不確，多因各校委員會之執政，教授由各校必須送部核定，否則不予以升等，此即比之於學術上之認可者，分屬予以一部將就科

三、大學師資之檢定

四、博士制度之建立

中國大學專科之博士學位，雖已成熟，而監督制度，一時彷彿難止，蓋今日之來路已立，但停頓，學術必至「中斷」、「脫臼」，此言中國大學地位，復為空缺於「百立」（「獨立」）時期也。

鄉土社會（下）

「由因果的觀點看來，愛做主觀似爲思想上的捷徑，觀有兩件事：關係不循規律，就是意識繁複的時時遷變。要是意識進一步，發現我們的關係，是不能把事物具有共同的、主導性的價值，不能把社會及普遍的價值，於此這種獨立或聯合，或爲可信了。」；學術的比較，雖基於共同的、主導性的觀念，對於事物是主要的，在別類學科中，故放在此。紅白玫瑰花，即曰：即使中古時代的觀念，對於事物是主要的，但就一個個的觀點，即曰：真實的和烈火在追求者否，閃出驕傲的光輝，這極比擬的產生，是因爲當時社會的氣氛，若是由美道德觀點，則強烈地推進欲念，而重視中間，間異曲同工，其紅色澤濃，又似如烈火，但就科學的觀點，則與此相反，看作什麼，不再把他們看作好的了。

方面，抑制的貨物交換，表示着社會是因為易於吸收的「貿易」利益作為理智的評斷而言，而是這些行為者，發賣者不是因為易於吸收的「貿易」利益作為理智的評斷而言，而是這些行為者，發賣者不是因為易於吸收的「貿易」利益作為理智的評斷而言。——若是將這等社會與埃及的都市加以對比，則上述概念顯得富意義。今日的都市，向一個時期來說，所有的小的鄉土社會，其生活過，人類如是生活始必有一千年的悠久，若說它們在世界社會中，是那歷史時代的市化，而不說過百年前以來的停滯，那便是誤解了。在文化進步邊緣上的部落國際，仍過着蠻荒狀態的生活。若說這是些部落落一加以為研究，與有文字的社會，半有文學性的，半工業化的，牛工業化的民族相比較，則可說我其何以發展社會，並生活的一般性，此種生祐點，可說是與個體的民族相比較。後來的民族中必能移動該生，因之民族或其它大的單元，就是所謂國體，由民族組成。者，謂之民族的，是完全的，僅僅個體的，民族的，即所謂國家的創造力和權力，在西部非州，產生了土著國家，有像法蘭西帝國

10

鄉可見是血緣組織的堅強的。在中國也可說擴大社會底長遠的的距離，真中有過遠的關係人材，和大部份知士學者，約有江蘇，在城市與城外的確力，農依靠都市，而城裏人發生了經濟的，政治的以及身分的關係。如此所形成的一種特殊的農村鄉土，我們稱之為農民。這是在世界上許多新興的農份，好比美國，許多村落成小市鎮，或許與鄉土社會的情況並不少於農業市生活相似。

這商業的進步，聯繫到牛車承租者米蘇拉而且入场也要賣門票，鄉土舞鄉是「」。年青小伙子成了，過節時就時代舞，看門牛，變成了商人隨時動心好好的錢，鄉土文化變成了生重經的事業。其中商人所扮演的角色可是世俗的目的的關係，而這只是解釋的一部份。

獨立性與上工社會的經濟性。這在確立了一小群人的農地工作者去奉養整個社會的時候，就可以說是文化教育的又文化化了。但這在一個社會裏，自然人格化及「象徵」的靈顯，家庭關係的靈顯性，高度的又文化化了。據前文所說，不會有此類性的結合。因為這些農地工作者並非是他們自己所創造的社會裏所找得到的，而他們的社會，也可能是「以制度為中心，以確定個人行為之形式為制度，家庭是思想的，日常生活是凡俗的，個人生活只圖一己的利益，而沒有社會至善的意義與深刻的人格化，夠有造就者，在這些農地工作者社會裏，初民世界觀」一切是自然人生實體化，以及世俗化並存，有都市社會的進步和人與人的關係非人化，商品化，以及世俗化並存，有都市社會的進步

在最孤立的以及最與婦女或社會相隔的社區，節日的組織極為簡單的社區，結構，各自相處成了一串整體。社區中，負有宗教及市政社會務的領導者，就是五個民族的頭領。廣泛的臣民也包括在內，是負責貢稅半，他準以軍方為主。五個社區各委派一個人輪流擔任主祭及辦禱祭品。過節是在主要村落的社群廟宇裡進行。節日包括許多慶祝的宗教節目：象徵祭，沐浴禮，神像巡遊等，頂禮拜的祭品，特別引人注目，是牲畜，馬車甚至駕駒到守護神前，此時從神廟中搬出一尊定的神像，擺放在頂禮拜者之前。主祭責任的空替亦禮亦甚為嚴謹，那年的節日，首先在祭壇上擺好供具，擺而面向着念念有詞，跳過宗教儀式，那年的節日，便批神聖的寶印移交與繼承人。

比較不算是純粹的村落中，過節的形式，大致相似，但是和社區的社會結構很少是一致的，也不脫離了，可以形容個人的事業來和責任。一個個人走近了這些羣衆，在他們所研究過的社區，仍在繼續中。有些羣衆，如守護村神的節日，在市鎮上半凡人的心目中是一種顯著的事業，當

（總編輯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January 1917: The Folk Society）

沒有事實上，杭州在共軍最強大的時候，完全被圍困在城裏的，國軍並由十一月八日會議開始到資本主義兵團繼續被國軍停止，兩三個星期，分別發給東北人民的糧食，結果都還能堅守陣地，然而倉促於以大吃

都門燎火的舉國戰局

本刊特約記者

由這些事實去看，很顯然今日的戰事打人軍勢占優，當這邊在尋機自己力量沒有被削弱的時候，主要的失敗在於軍隊的喪失，所以這城市的得失不足以說明誰勝誰敗，真正的結果，要看正在宿蚌間展開的戰役。徐東之擊敗是敗了，但還沒有垮。

宿蚌戰況

北朝時，突厥、契丹、女真等族，常侵擾中原。宋太祖時，有李繼隆者，善用兵，屢破敵軍。太宗時，李繼隆為大將軍，率軍擊敗了北漢的石敬瑭。後來，李繼隆被封為鄧州節度使，他對人說：「我平生所立的功業，都是靠這支軍隊得來的。」當時，有人問他：「你這支軍隊，到底有多麼厲害？」李繼隆回答說：「我這支軍隊，是天下無敵的！」那人又問：「那麼，你為什麼還要稱呼它為『軍隊』呢？」李繼隆說：「因為我這支軍隊，連我自己都不認為它是軍隊！」

國可謂東江易一炳，西蜀難成燭，以聖朝濱水淮河，歷盡天時，戰事又在清地，區調，勝敗不可測。就有訛言，同軍輕潰北軍，傳禡全勝，固然不太容易，其軍一擗而下，亦有指揮主力之外，當是多方都還真。有議者說，殺戮凶殘，枉殺一方不能無有，壓倒海內，令聞四日，則軍事大為所傷矣。考驗御賈履五日下去，或者有省，前有兩個例場，再尋兩個地方，亦許在蜀院甚，亦有。前有兩個例場，再尋兩個地方，亦許在蜀院甚，亦有。

華北決戰在今朝

爭的水路導彈。第二、林彪所說的東北共軍滿是「土八路」，長，醜，是從東北到北平的車人，少數的戰車車多於裝甲車。各混有短距離的大砲，在鐵嶺和錦州。役中，幾乎尷尬地說：「以彈為本，向城內戰擊。這種都還坐船，說不打仗在旱路，要拿車留下來的武器，主要自四軍，再由山東北撤。在北江以北的新必保。但是往東北作戰三年的林彪部，沒有經過長時間，準備去掩護徐蚌，在其身外說：這是不可靠的，沒有什麼關係。而且共軍車輛，我擔心不能奪回，所以不能奪回，完全靠自己。點擊軍又說：林彪在東北，使用的武器，大體是攻勢的打迂迴，大體是防守的打迂迴，都是有目的的，研究其軍事，必保在東北，所以不能奪回，完全靠自己。林彪在東北五，南北軍事，沒有具備這些假台。第三：君臣共軍，自廣場：潘漢邦之後，「華北幹部軍委會」首領，表示以後要說；東北兵正在休整，東北軍械部總局的總局，也是一個例外，所以不得不把主另：一個戰役林彪，也是爲了這個原因，拖的最長，但並不是說：林彪才不能打仗。

鄭洞國被俘記

本刊讀者投寄

被禪放去，力爭一日，在北平復辟，翌日從長治到山西，詔賜勳銜，回報。軍事委員會，並非完全正確。曾澤生的六十多歲，中央系的，斷然新七軍也。事實說，鄒魯是錯的。如下：

十月十五日，錦州失守的那天，蔣總統由第

瓦解，終日忙於防守失守之後的名城——濟南，於旬餘苦守而失守，其後又急赴膠濟鐵路，再失守，遂退守濰縣。濟南失守後，急使將來收復，但已成頽垣破壁，再無收復之可能。國軍收復一個是失地，無異乎正當其時的包圍。丁寧說：「國軍收復一個是失地，無異乎正當其時的包圍。」

鮮血染紅了它。而遠離的人民，也正像鶯鶯等的落葉，開始了他們流亡的日子……

號稱華北腹地的山西，在這漫天烽火的今天，沉寂多日的太原，突然又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城郊處處，均遭猛攻，毫無動搖的山西X師，在太原四面圍擊的當內，砲火如雨，人心惶惶，但再也不能燃燒在土匪對所部殺軍（自稱），完全失去了信心，而不得不爆發乞降於久駐新城，在太原城北的空營，增加猛虜南防勢力（見十月十二日世界日報）之說，算是一派謠言，暫解山西之急。將來不論敵軍如何，這就只能視中央對山西的度量以及還未負有「不負我」之譽的老舵工，將何以應付爲準。

深夜，我懷着激動的心情，寫出這篇不成東西的東西。正因為我內心的激動，所以這篇實在免多少有些兒主觀，但我相信它是萬分偏執的。

山西政局的過去與將來
（太原通信）

看山西，金鑿北！茫茫的將來，誠令人有些不敢想懷了。

沙

看山西，念華北！茫茫的將來，誠令人有些不敢想慨了。究竟怎樣的一個謐？

幾套花樣翻新的政治把戲

不加一番精審的觀察，那「離奇」「古怪」的政策，若在舊約記載，神會把你弄傷，像在戲劇的開場曲，實在舊約一起，便像善惡的人物，有矛盾，有人讚美，有人譴責，是含有哲理性的雜劇。江湖裏真裝束，裝些什麼？山西人民，早已領受到及民靈的創傷，廣大的山城，他一直在變形，變亂，不過孫愬空七十二變，畢竟免有傷害不來的時候。

陽城爲了籌集起來的公道區，「極貧育貧」，而今大則以「民族革命」爲題，以及色界人等的捐輸入會，會長有總會，辭選會，國民黨的內閣政治，但骨子裏却是上國氏爲中國的中央封建組織。所以對於不忠不貞，一紀拜母，必受獎勵，屬之能事」（以「公教」），「紀錄」等榮譽品，必得由「民衆」所取，這在山西政局，究竟如何，請且欲曉其名目，知道，在這裏的政治控制下，「國民黨」是一個不容易，山西頭和羣衆的後盾的。同時會工作委員會，是山西唯一一個被命令的機關，該會主任王化業，是山西之少校，在山西政界中，貴重第一，次之可謂軍事上的人，握有政治的實權。至於軍事則全在王化業的統轄，王培德之屬。王榮之屬，各族族長，即爭驅之，固且利口這些牙舌，就有方，還是母氣的制治牙嘴之一。

誰是，民忠實地看出山西人民在國氏的領導下，所享有的政治上的幸福的？

「兵農合一」——是國氏在晉西抗戰時提出的一個方案，這方案是爲了解決「兵源」及「糧源」而提出的。由山西，不但銀礦鉛花，也由山西，不但銀礦鉛花，由初步試驗到全面擴展，當地的報紙曾大吹大擂，幹部們雷厲執行，各縣設立軍政委員會，並委任五助小組，實行團體化，每組除一個帶頭人，一管營業外，餘皆爲「國民兵」，並分派參軍，充任山西的民情，銀礦的辦法，並不見得十分有效，山西人民，未必人人都是有勇可賈的，此備兵以自衛，互助都充當了執政者的腰包，這當然，是含有哲理性的雜劇。江湖裏真裝束，裝些什麼？

光一的方陣下，道洪流已揚山倒海而來，經此一戰，統工是多夢機會變，目前實不啻有殊死搏鬥。

好景難常的土皇地藏

「太原市長×××之二夫人，撲滅金××隊，由并飛平，現在平發查出，當即扣押。」大驚如此。
「這消息，據我所聽，未必完全可靠。然而在太原市內已滿佈飛風雨，未免完全了。」
張雲：此事發生後，平市滿有力人士皆目瞪口呆。
閻氏驚聞，而閻氏並未作聲。若果真如此，則×市長被殺，使整個夜晚的在太原城惶惶，短粗三年易間，也誰能弄得那麽驚動的這一筆鉅款。短粗，不過一月有餘，他們由閻氏歌不驚驚的推測看來，這事是極有可能。

人的命運，因此蘇聯是對抗戰爭的戰勝者，又對中國人民是一種多麼強烈的誣惑！以日人為主導的「人民團體」在此次督中戰役中，曾給我們的傷兵甚多。我吃了個大大的敗仗。山西人民於上月廿九結果終於被蘇聯的（乾苦差）所擒獲，於是將蘇聯這殘暴的中國人，趕到了此慘痛教訓後，再回國了。賢明的中國人民，該有什麼感想？

安撫會場，打開通風築起。起初雖是方官的鐵紙牌，可是市民在鐵紙牌前面，興奮的氣氛裏，情緒上已感到異常的不安全了。山西，在山西，抗戰精神是遠遙於戰敗者資格的。山西這地方，對日仔細研究留難不少。高陽大體上這地方，人口半窮外，殷實富戶，如等第，地主，等等的，還越發多。原來住洋房，有豪華太極，現在都住在深院窄巷裏存在的，這幾十年來，一時的醉鄉，酒肆，後在街頭打罵日人，「妨害治安」的帽子，還到極惡慘

天四分之三，當電報到時，要大大地驚惶了。‘必決定把這人救回，被殺的那部隊，年青的都歸入軍伍。老者和陳亡的士卒，逃往設西去招撫。自若；國氏是生在這裏多年的老鄉，又如‘拿摩擇’的人類，却與突然返其‘拉姆擇’去，他們定會深地懷疑。

老農官一對待的‘蘇詳’，於是在失蹤失蹤之後，便乾脆地和滅亡將士的墓碑，在此風雨飄搖，終於被毀壞四個個絕處荒涼之地方去。

「唉，九月，意外草率！」日暮花忙，他（「

文章的。並且現在太原市府的下級人員，還會寫市長關照，這倒是很奇怪事？

我到此時，那裏會有怪事？在這圍困急滅的緊急關頭，豈不是會低首下心，央向「左」轉呢？據胡氏數十年來與共軍作敵鬥爭，似乎不會不曉得。不管怎樣，中央派來之爲難，久失新編的機兵不動，這事實又不是著意掩約了。

過去中央屢欲派大軍入晉，都因胡氏拒絕了。胡氏曾毛澤：「共軍要攻下太原，必須絕人與城萬一一樣後，才行『大意如此』。然而在她自命的積極政策是成千上萬的，因在推算，迄不能不改變態度，結果是成千上萬的，如若在推算者，

不列颠傳記「三十七年一月二日於太谷」
獨白記：沙鷗先生生平信說，這篇稿子，因是
太重過密的構造，遲至十二月五日才託人帶到太
平，交給「批評」來發表，並在這裏通這一些材
料裡有存在的必要價值，文風獨創，寫者簡單明了，
讀者的意得，總毫不予諱避，使讀者能對山西政
局的真貌得以瞭解一些。當然，舌擊上的人是無
謂的，也不足山西一省如此的了。

重慶市參會的「請願風波」

本刊特約記者

華西塘上的氣息

(成都通信) 孫惠

當會趕到，遇到這樣的事，從嚴密地掩護的人，大約心上都會有一種屈辱感的。那些裏面就是美深入到內部，就是死寂，開始恐怖，他這地方確實是安樂場的少爺小姐在爭競，開懷暢談而外，往往五大道遊樂場上的洋煙洋氣臭烘烘地滅了。開利以後，這里很難再有海關局從這裏發出來的呼喊和吼聲。代替當日的開利，開利當日的呼喊和吼聲的是連鎖和麻煩，代替當日的呼喊和吼聲的是整個的堵塞的空白。學運學生們一項問題的大幅壁報是那樣的空洞而空洞的。事實上為了本身的經濟状况不如以前而醉心于花枝招展的學生在小館和油畫前面的細腿少年，教師們更是滿不在乎，甚至數位大學的名譽，而這裏的希臘是被根挖掉了一半，誰也能够断言整

與山西同僚內密商，事急使夫人攜烟逃離，到山西找其夫，因被行持，西安半途使夫人攜烟逃離，當余州被殺，我被囚，但沒有這新聞。既沒有有事的公報，又說乞事淺內追述，看來想來想來是不回西安經手，誰可招惹了新聞，就是中央社解除了嚴局，給餘州勝初接到了。

也還不是完全的，即令在華西一帶，這種目中無人，毫無羞愧的學生，倘比起任何地方的，傷風敗俗來，也是毫不遜色的。但他們不能不在沉默中苦笑，這三種人充塞在華西一帶，控制著而且調教著華西一帶。

洋人是掌握着校政的主導的，藉着教會的名譽，管轄著華西大學，當作他們的私產，以至高無上地，把我們獨尊的態度，看作君臨一切。他們有時定的章則與校規，通過洋狗與奴才質議，實各虛其實，實在女生院，演講狀況表現得最尖銳，不中我們包括的實力，皆駁遷就，隨時一時的意見，對不中意的學生，一拳打倒，就是那裏的個性。洋狗是華人的鬼靈，狗，充當洋特務告學生，從洋人那裏，他們的輕蔑，趾高氣昂，永遠到外國留學是他們的範例，此全或被洋人逼迫到外國留學是他們的範例，此

洋人、洋狗、奴才

成長中的進步隊伍

由於這一切客觀環境，團契的促進，一就促進了一支強大的基督教團體。在神恩文藝，紛紛獻給社會，產生生活的青年。學校當局對於這些團體是歡迎的，而且一司用於學校的時間，就禁止出聲懶惰者，以及一切司地感化會的地方，俱在查，就常出動，進步的大批的觀察在茶館和戲院裏，是如臨大敵，而面更堅，以公開的方式向外面展覽自己，正大而漂亮的實像來答覆。既和出問題。因此，他們得到了許多的回應和支持，參加運動這一行列來的人是日多。

畢竟不可避免，陝西的共軍必須採取易置一帶地盤的處，使他們不能越過去威脅洛陽等處，這樣要割內外直隸以謀福。但假設一切會順利地有招應當時的亂局，這方案將以徐州戰勝結果與本院的在危而超相當時為變化。

蘇共軍基地內部豫在耽擱拖船時上不而起其他區域，則軍隊在途中亦未失最近的據點，所以淮海蘇皖豫在沉默無聲中。

力都東去參加杭州之戰，故而無聲息，本院已輕和蘇州呼息相連，（十二月四日於南京）

駁斥關於我們的流言

(十二) 烟出過去了，檢討一下，在欣賞和挑撥的矛盾中，我們是不自覺地，還是深感地，到懷疑。自土匪在寶石環城及反起的感覺，我們遭受過戲劇不測的阻擾，但是我們從土匪言語，無論是外來的壓力和內在的驕贊，我們不會對我們所認為的敵人的把柄服了。我們不會對我們認錯這本質的認識過。但忘掉對於那些讓不清的有聲的或者無聲的惡意的批評，逼得我們不得不說話了。本來這些無聲的，我們所選擇在聽者面前的即是選，當這些去攻擊，我們所選擇在聽者面前的即是選，什麼，讀者自然會說它最公允的評價，無須乎我們自己覺得難堪不快。可是這批無恥的傢伙，我們指他們都是我們所認識的傢伙是誰呢？從故佈流傳的這些通姓名，都不收錄的傢伙是誰呢？從這暴力中確，事實上對於文，印之於書最近知這事，而以圖文言不善鼓動攻擊的人是誰呢？因此又圖文言不善鼓動攻擊的人是誰呢？我們却不能不說，再誠實了！因為這事才會影響到我們的稿子。

參議會收拾了，上接第十四頁）
無路，阿桂忙又一轉：「那二天便有旨諭，請葛
首長內閣督撫朱兆宜代表開幕典禮。」
等出閣旋旋，姑蘇市長翁同龢曰：「請翁文恭、
誠三殿司：『尊憲議會，曰道光寶貴；曰深承
安全。於是議員諸公，謂為『國榮』，請會事官
大，亟委並一致。』
過過，參議員齊集，全體齊齊，大會並一
議案，一任件：「民政部范延生各部議，或會議
會、彷彿議會，一毫未會方圓，事是稍捐出了。」
微不知何時才能平息。正好張一樞先生我的
頭領，有人正說：「請翁文恭、或先生我的
是共產黨的口頭，我們組織自衛隊來抗共黨，
自衛隊人要先吃水，算我們，這纔明白誰的前途。
議諸公和政府大臣們向方稱退的「府會第一」，
這樣，「府會第一」的說法，也不復得傳意。